

XINSHIJI
JIAZHIGUAN

新世纪价值观

—— 中日学者论文集

阎孟伟 森秀树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大学 2000 年新世纪
价值观国际研讨会

新世纪价值观

——中日学者论文集

主编 阎孟伟 (日)森秀树
副主编 (日)竹田纯郎 王中田 严 正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价值观：中日学者论文集 / 阎孟伟，(日)森秀树主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7

ISBN 7-310-01714-5

I . 新... II . ①阎... ②森... III . ①人生观—研究
—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②价值论(哲学)—研究—国际
学术会议—文集 N . B8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7958 号

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电话：(022)23508542

出版人 肖占鹏

承 印 天津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306 千字

印 数 1—1000

定 价 19.00 元

南开大学副校长逄锦聚教授在“南开大学 2000 年 新世纪价值观国际研讨会”上的祝词

尊敬的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来自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汇聚在南开大学，隆重召开“南开大学 2000 年新世纪价值观国际研讨会”，这在南开大学学术发展历程的史册中又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为此，我代表南开大学向各位与会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谢意，并预祝此次国际研讨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众所周知，在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世界范围内经济与社会、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变革实践，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充分显示出人类创造历史、创造新世界的智慧和能力。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自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在创造巨量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的同时，也诱发了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的严重问题。资源的短缺、生态环境的破坏、战争、毒品、恐怖活动，以及普遍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饥饿和贫困等等，这一切像阳光下的阴影，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困扰着世界各国的政府和民众。今天，我们立足于世纪转换的交接

点上，在我们的面前，既有无限的生机和光明的前景，又有重重的困难和严峻的挑战。我们的确需要深刻的反思和理智的分析，我们的确需要新的思维，需要建树新的价值观念以引导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彻底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使人类数千年创造的文明成果在新的世纪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条件和手段。我们相信，我们的选择将决定我们的命运。正是这一点，奠定了我们这次国际会议的重大意义。我相信，各位与会代表将在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深刻、高明的见解和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一定能汇入文明进步的世界潮流中。

各位代表、各位朋友，南开大学自1919年建校以来，始终本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奋力发展。在八十一年的坎坷历程中，南开大学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南开大学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支持下，正在为把自己建设成国内高水平大学，最终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拼搏。我们知道，南开大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内外学术力量的支持。为此我们不断加强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与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广泛而密切的学术交流，使南开大学真正能够与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南开大学崇尚稳健、扎实、富有创造力的学术精神。今天这么多的专家、学者汇聚在南开园，共同讨论有关人类命运的学术问题，这是南开大学的荣幸。为此我真诚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够加强与我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能够为南开大学的学术发展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我再次代表南开大学向各位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和谢意，预祝大会取得丰硕的成果，并预祝会议期间与会代表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序 言

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 竹田纯郎

本书是 2000 年 9 月 9 日、9 月 10 日两天在南开大学召开的“新世纪价值观”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学术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论文集。

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新世纪价值观”为主题,我们现代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原来都是与人类的价值相关,必须真正地研究其动机之根。为什么在地球上不断发生的多种多样的问题中无一不与价值相关?例如竞争经济价值的全球化、以人的生命价值为赌注的地区纷争和民族纷争、全球化进程中无视环境价值的环境破坏等等。因此,像上面所述的动机不过是贯穿本书所说的底层的声音。

所以说,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应该讨论的课题,不是解决地球上的各种问题的具体的建议,而是追问既存的价值观、发现新的价值观。所谓的价值观,不单纯是作为手段的有效价值,更应该只是实现目的的价值,因此是包含着遵循我们人类的生活方式多样性——美的、神圣的价值,是包含着各种价值的总体的体系。由此看来,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国际的学术交流活动中,追问既存的价值、发现新的价值,同时可能的话,间接地解决在地球上规模不断扩大的各种问题。概而言之,本书是以带来地球上各种问题的既存

价值观,特别是以追问近代的价值观作为目标。

所说的近代价值观,说起来并不是曾经存在的人类全体普遍遵循的价值观。为什么呢? 所说的普遍价值观实际上是具有本民族或者是本土文化的特殊的东西,是用历史与人描述的事实。但是,相反的事实也存在。我们所信奉的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是作为各种地区、各种文化、各种价值的总和的秩序,是带着各个地区性、文化性的东西。如此说来,以新世纪的价值观为主题,是以价值观的历史性和多样性为前提。因此,本书是在特定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中,从国际学术交流的角度产生出来的。这些论文是我们是在理解各种价值观的历史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之上,是在我们的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融合中所培育出来的。

关于本书所刊登的内容,遗憾的是限于篇幅只收录了会上发表的论文,没有能够全面反映讨论会上主持会议、翻译、会场上来自各方热情的提问,我们知道没有这些内容,一次成功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肯定是不完善的。

最后,我想对准备、召开、主办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编辑本论文集而尽力的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阎孟伟教授,以及为此作出很多努力的森秀树教授、王中田博士、严正博士表示感谢。在这里,我想对所有的来自各方面的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2001年1月31日于日本名古屋市

目 录

南开大学副校长逄锦聚教授在“南开大学 2000 年 新世纪价值观国际研讨会”上的祝词	(1)
序言	竹田纯郎(3)
重建新世纪的价值观	陈晏清(1)
清晨将至，黑夜依旧	竹田纯郎(7)
价值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李德顺(17)
君子当“同”则“同”，当“和”则“和”	王南湜(28)
——论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趋同与价值多元		
关于当代人类公认价值理念的反思	江畅(43)
理性信念的解构与重建	韩震(54)
“新轴心时代”的前景与“泛西方化”浪潮的终结	赵林(62)
相对主义与超越相对主义	森秀树(73)
——以“名家”“道家”的思想为中心		
21 世纪的哲学课题及展望	横山辉雄(80)
论中国现代化文化的价值取向	邹广文(85)
从现代性看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	宁新昌(99)
21 世纪中国新价值观的建设与展望	马俊峰(107)
论传统儒家经学的意义和现代价值	严正(118)
面向 21 世纪的墨家价值观	张斌峰(132)

——以“兼爱”学说为核心的考察和现代诠释	
现代社会文化矛盾的特征和根源	阎孟伟(145)
试论价值与契约	高懿德(160)
价值观与生活观、人生观	朱鲁子(167)
佛教文化的现代意义	孙昌武(175)
彻底的无常	竹内整一(190)
中国和欧洲宗教文化交流史中诸问题初探	陈志强(194)
关于 21 世纪宗教的可能性	月本昭男(206)
论信仰活动的价值终极性	甄自恒(213)
汉语言哲学思想的超越取向	樊志辉(220)
——对文化基督徒现象之分析	
东方视野下的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	刘悦笛(232)
市场社会中的利己主义价值观	王新生(241)
转型时期伦理道德的失范和重建	王书道(25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杨谦(264)
论“人化自然”理想效应的实现	温六零(272)
为了自然与人类新的关系	沟口宏平(280)
——关于新自然观与价值形成的可能性	
新世纪伦理学应承担的使命	曾丽洁(288)
追求超越的价值	王立新(295)
——20 世纪西方诗歌运动回眸	
以死观生与自我拯救	张鹤(306)
——论托尔斯泰的生命观与宗教观	
当代公共政策活动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趋势	荣新海(319)
全球化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政府职能转变	刘毅(336)
经济全球化与伊斯兰文明冲突	王中田 张春萍(351)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	别所良美(361)
90 年代价值哲学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赵景来(371)

重建新世纪的价值观

陈晏清

我们目前正处于新旧世纪交替的历史时期。从哲学价值上反思我们刚刚走过的 20 世纪,展望新的世纪,是非常必要的。在 20 世纪,片面的现代文明价值观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显现出来。只有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实现价值观的变革和重建,才能为新世纪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精神保障。价值观是支撑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取向,决定着人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旨意去开创自己的新生活,因而它对于人类的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探讨世纪之交价值观的变革与重建,是全人类关注的问题,是世界性的重大时代课题。这正是我们召开这次“新世纪价值观”国际研讨会的主旨。

价值观作为人对自身生活意义的反思和追求,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在历史上,现代文明的价值观是随着人类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而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既有效地引导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实践,又包含着自身的缺陷。

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文明时代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并广泛运用于物质生产的时代。人类运用科学技术,使自己由过去依附于自

然变为能动地支配自然。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威力,使得人们过高地估价了科学理性力量。于是,人由崇拜外部自然、崇拜超人间的神的力量转向崇拜人自身,崇拜人的理性。科学理性的片面发展,使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在20世纪,随着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人的行为的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人的行为的社会效应空前增大,人对自然的“征服”引发的自然界的报复也更为猛烈地表现出来,造成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严酷的事实使得人们用科学理性征服自然的信念破产,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科学理性的作用,思考科学理性的合理性限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与人文社会科学日益接近的新特点,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和人文意蕴更为明显地显现出来,科学技术中的人文价值问题日益突出。克隆技术、人类基因密码的破译等,都把科技发展的道德和价值问题尖锐地提到人们的面前,都凸现出工业革命以来现代文明价值观对科技本质理解的片面性。

工业文明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在充分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刺激了人的物欲的膨胀。在市场经济下,人的物质欲望是以追求抽象的“物”——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对抽象的、一般的物质财富的追求,必然会诱发出拜金主义。物欲的膨胀会伤害人们的情感世界,扭曲人们之间的亲情、友情,阻滞人们的精神交往与沟通,精神生活这片高尚的领地也会受到功利主义的污染。对社会物质财富的片面追求,会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如果说在工业文明的早期,勤俭还是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那么,随着牟利性的生产对消费的影响,必然会刺激起人们过度消费的欲望,造成消费主义的祸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物质欲求和精神追求相分裂,整个人类文明向物欲倾斜。20世纪,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垄断性,使贫富差距更为扩大,人们的利益冲突更加明显,人们对物欲的追求更加强烈,拜金主义、享受主义泛滥,人们往往用过度的物质消费

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功利主义的观念渗透到精神生产之中,高雅文化被冷落,低俗文化充斥着文化市场。过去认为只要运用理性的力量便可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建立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性的王国”,而事实上,按科学理性建构的官僚阶层组织和机构,不但没有实现自由、民主的预期社会理想,反而成为禁锢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牢笼。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国际社会的冷战、局部性战争的威胁等,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动摇了科学理性主义的价值观,使“理性王国”的理想破灭,使人们普遍地陷入精神的困惑、信仰的危机,人们充满对现实无可奈何、对未来悲观失望的情绪。

在 20 世纪,社会因素的复杂多变使得人们往往不再把生活价值目标和意义视作确定无疑的,生活世界的动荡不定使得人们难以形成固定不变的价值观念,许多人失去对生活意义的坚定信念,怀疑主义、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随之蔓延。然而,现代社会却又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抱有明确的态度,做出明确的自我决定和选择。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需要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支撑,需要在变动不定的世界寻求到一个安定的精神家园。然而,生活世界的变换不定,理想信念的迷失,又使人难以弄清生活的最终意义。人往往生活在渴望理解生活的最终意义却又怀疑生活最终意义存在的矛盾之中,生活在因缺乏稳定的价值观念而对周围世界无所适从却又必须做出明确的自我决定的矛盾之中。由于缺乏精神的支撑,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无法应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精神病患者增多。

在 20 世纪,虽然居于主流地位的片面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在哲学上不断地受到批判,但是,西方哲学是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思潮相互分裂、相互对立的情况下进行批判的。唯科学主义用量化的、计算理性的方法评判一切,人的情感生活、精神世界被忽略。人本主义则表现为非理性主义的消极悲观情绪,表现为对人们精神生活危机的一种无奈的态度,因而,都不能为人的积极进取的人

生理想与追求提供理论指导。近年来,虽然这两大思潮呈现出合流的趋向,但是,却并未找到二者统一的现实基础,不能满足人们形而上的精神需求。显然,21世纪的哲学家们必须探索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关于如何探索在变革旧的价值观的过程中重建新世纪的价值观,我想谈三点意见。

首先,新的价值观的建构要同探索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结合起来。一个社会的价值模式同社会的发展模式是紧密相关的。从一定角度说,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同社会的价值模式就是一回事。针对人类文明已经严重倾斜的情况,必须改变以往单纯以经济增长为根本目标的社会发展模式,确立社会生活全面进步的新模式。这几乎已成为各民族的一种共识。同这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相适应,在价值观念上就应当树立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树立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目的的观念。社会在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同时,要注重人的精神生活的充实,精神需求的满足,使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平衡发展。为此,新世纪价值观的建设,要建立在高度重视人的价值上,反对用物化的价值、异化价值的遮蔽和压抑人的价值,用物欲的膨胀挤压人的精神空间。

第二,新的价值观的建构应以人类理性精神的重建为基础。近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失误不在于它看重理性,而在于它把“理性”概念片面化了。这主要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它越来越把人类理性归结为科技理性,并把科技理性只看成一种工具性的东西,而把价值理性排除于Ⅶ理性Ⅷ概念之外,像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社会理想的确立等等都似乎不是Ⅶ理性Ⅷ要做的事情。这样,就会使科技理性或工具理性因失去人文理性或价值理性的制约而片面地恶性地膨胀,也会使价值理性因脱离科学精神的基础而难以培育和健全。其二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倡导的理性实质上是抽象、孤立的个人理性。这种理性会使人用“以

“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态度对待自然、对待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如果说在工业文明的早期,人与自然截然对立的观念还有一定的认识上的原因,那么,在现代,人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则主要应归咎于不顾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利己主义。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抽象、孤立的个人理性导致个行为的自觉性和个人之间社会交往的自发性的矛盾,使个人的理想目标难以达到预期的结果。人的自我决定与行为后果的超出自我预期之间的矛盾,必然会使人们对理性产生动摇和怀疑,发生理想信念的危机。可见,克服近代理性主义的片面性,重建健全的人类理性精神,是构建新世纪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最后,最为重要也最难以处理的是本民族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关系问题。价值观念是文化观念的内核,建构新的价值观是个文化建设的问题。任何一种价值观都必须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但又难免受到异质文化的影响。本民族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现代条件下更为尖锐、更为复杂了。现代经济发展呈现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是各种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更加激烈,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被挤压在一个平面上,相互碰撞,相互激荡。以电子计算机网络为媒介的交往方式的迅速发展,使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广泛和紧密,这又使文化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当代,世界各国的联系不仅更加广泛紧密,而且具有了新的特点。当代世界已经不再是发达国家单向度地向其他国家和民族扩张,使其他国家和民族沦为殖民地的时期。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民族从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的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摆脱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地位,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把自己的文化观念、价值原则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搞文化殖民主义或文化霸权主义。当然,在全球化、网络化的当代,各民

族的文化又要相互对话、相互交流。一种文化只有通过同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通过吸取异质文化的积极因素,才能自我保留、自我发展。人类文明史表明,文化的保留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形式是,某种文化观念通过汲取异质文化中的积极成分,通过对自身相异的文化的整合使自身得到发展,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原有文化观念以扬弃的形式在新的文化观念中得到保留;另一种形式是,某种文化观念,只是它的积极成分为其他文化所吸取,在其他文化中以扬弃的形式保留下来。前者是自我保留,后者则是被保留;前者使一种文化自身的生命延续下来,后者则使一种文化自身的生命消亡。这两种文化保留形式区分,对于作为该文化的载体、作为该文化的拥有者的民族来说是生命攸关的事情。显然,一种文化要想自我保留下来,而不仅仅是在其他文化中被保留下来,就不能只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去与其他文化相互作用,而必须主动吸取其他文化来补充和发展自己,获得自我发展的新形态。所谓建构新世纪的价值观,说到底,就是建构民族文化在新世纪获得自我发展的新形态。新的世纪、新的社会发展态势和格局呼唤着新的价值观念,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努力创新,为建构起能够合理指导新世纪人类生活的新的价值观,做出我们的理论贡献。

(作者为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晨将至，黑夜依旧

竹田纯郎

一、是随之促进对价值的追问，还是阻碍，为什么？

马克斯·韦伯认为，“在现代西方，支配我们生活命运的力量是资本主义”^①。这种支配命运的力量，不仅停留在西方，而且不是支配了全世界吗？怎样评价？首先，我想在现代，价值问题的根源潜在于资本主义之中。

一般来说，随着资本主义利用商品交换的可能性，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为了追求其目的或者为了获得某种合理性，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也有相反的某种合理性发展了现代资本主义。首先，经营组织是合理的。次之，基于预测和计算，在目的的追求中消除了一切障碍达到技术也是合理的。从此，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携手发展起来。像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共同的合理性是理性的“计算合理性”，并且，处理问题的生活态度更是合理的。由此来看，计算合理性明确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思考、

^① 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集》，第9页。

生活态度以及一切相关的东西。概而言之,围绕价值的现代问题及其现状,也是随着一贯的资本主义的计算合理性所带来的。

在我们研究者的集团内也存在着这种现状。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庞大计划规定着每个研究者的生活态度,并且,在理性的计算合理性的基础上是合理的运营制度。因此,学问研究是一个变成了带着“企业团体”(海德格尔的观点)的特点。这个“企业团体”运营制度的别称不过是基于处理计算和预测的“官僚制度”。而且,作为专门的职业人,我们每个人都这种制度中生存。如此说来,贯穿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即制度、理性、生活态度的合理性,对超越政治体制的不同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关于问题现状,从韦伯留下的悬念中是不是变得深刻起来?例如,创立大学制度的肯定是人类,但是,在今天的制度中,作为人才用于人间,因此,制度使用人、人间变成了被使用的。自然也是作为资源的基础,像这样的作为各种制度的一种结构,是以人间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 Gestll。在这样的系统中,自然和人间的直接关系正通过暴力抗争着,已经是潜伏的事实。由此看来,就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中,准备了计算合理性的系统及其产物正在行使暴力,不仅如此,也变成了围绕价值的现代问题状况。在这样的问题状况中,我们是怎样生存着呢?

或者是从某一个价值秩序(即世界观)开始,或者设定目的,并且,我们为了实现目的就在于我们每天进行的工作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劳动是为了实现目的的手段,但是,比如我不拘泥于自己信奉的价值、或者具有意义的世界观问题,作为哲学教师的工作是可能受到鼓励的,像这样我们生存在不问自我所信奉价值的是非中。这样的勤勉于每天的工作、在享受生活的我们,被尼采称作是“最后的人们”,其后,韦伯把“最后的人们”进一步称为“没有